

一、关于观音成道类变文和变相

中土观音信仰中，观音最常为人称颂的名号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源于《法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观音特德所作的界定：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若有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能解脱。观音寻声救苦，可救七难：火难、水难、刀难、风难、鬼难、囚难、贼难；解三毒：贪、嗔、痴；应二求：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这是观音行菩萨道时示现的神通和方便。¹

《法华经》的汉译本，根据智昇《开元释教录》记载，乃“三译三缺”。²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公元 286 年；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公元 406 年。阇那崛多、达摩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公元 601 年。《法华经》宣说了大乘佛教法身思想、一乘思想、开权显实思想、开远显近思想等。罗什译本中，《普门品》位居全经二十八品中的第二十五品，比较靠后，按天台智者大师科判，这一品已属于流通分，乃菩萨成就大慈悲后所行的神通事迹，所谓“大悲行门”。

大乘经中，关于观音大悲行门的记载很多，而关于观音身世的记载一直支离破碎，难以统一。《法华经》有包括观音菩萨在内的多位菩萨，他们的事迹互有侧重，共同为菩萨道表法。北凉沮渠蒙逊时，《普门品》由经中一品，单独别行，称作《观音经》，经中的菩萨只剩下观音菩萨。信仰者或持诵《观音经》，或称名持咒，便可与观音菩萨感应道交、获得济拔。观音菩萨过去生的修行事迹更加无从索隐。

变文和变相是大乘思想流播中土后，在中土文学艺术领域萌发的新枝叶。变文随着藏经洞敦煌文书重现于世而进入学者视野，是一种依据佛经的通俗化说唱文本，乃大乘佛教为中国文学贡献的新文体；变相是佛说法神变或佛本生故事的图像化表达，乃大乘佛教为中国艺术贡献的新画种。作为佛教表法化俗的工具，变文和变相填补了印度大乘教义和中土伦理风俗之间的沟壑。从变文变相，可见印度大乘思想如何附丽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完成传播。

严格意义上的变文和变相都本于佛经，观音身世和因地修行事迹在大乘佛典中的缺失，导致唐以前观音成道变文和变相的缺失。观音身世变文在敦煌文书中难觅踪影。一者，敦煌文书中和《普门品》有关的变文共有两例，分别是《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三》和《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四》，其中的观音，乃“神通妙力强”“久远曾成佛”的胜义菩萨。二者，敦煌文书中不乏以通俗形式表现大乘菩萨累世修行事迹的通俗说唱文本，如目连变文、睽子变文、《大方便佛报恩经》变文（《双恩记》）等，但并无相关观音因地修行事迹的变文。观音身世变相亦付阙

¹ [后秦]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大正藏》第 9 册，第 56 页

² [唐] 智昇：《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 55 册，第 511 页

如。敦煌壁画中，讲述佛菩萨因地修行故事的本生和本行变相比比皆是，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八相成道等，或依据某一部经如《大方便佛报恩经》而绘制种种故事画，但并没有和观音成道相关的本生故事变相。敦煌壁画中的观音经变，无论属于法华信仰还是观音信仰，或以佛为主尊，或以观音为主尊，无外乎《普门品》中的观音三十三化身或“救七难，解三毒，应二求”的神通事迹。

作为观音菩萨大悲行门的表法符号，千手千眼观音又称“大悲观音”。如《华严经》中观音菩萨告诉善财童子：“我已成就菩萨大悲行解脱门，善男子，我此菩萨大悲行法门，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相续不断。善男子，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切诸佛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前，或以同事摄取众生，或以音声，或以威仪，或为说法，或现种种神变，令其心悟而得成熟。或为化现同类之形，与之同居而成熟之。善男子，我修习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令离诸怖……”³

有关千手千眼观音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唐代，相关大乘经典主要有：唐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略称《千手经》；耶舍崛多译《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玄奘译《十一面观世音神咒心经》；不空译《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不空译《金刚顶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传轨经》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宣说的咒语——《大悲咒》。该经中的观音于普陀落迦山对佛发下菩提誓愿：欲安乐利益一切众生，今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菩萨遂应化为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寄托了菩萨济拔本愿，亦令民众希望获得长久安全的本能愿望得到呼应。民间流传的观音灵验记以为诵《大悲咒》能驱鬼、伏妖，能消除恶业。

唐代出现了千手千眼观音前身即妙善公主的传说，宋朱弁《曲洧旧闻》最早记录了这一传说的来历：北宋元符二年（1099），翰林学士蒋之奇出守河南汝州，于香山寺得唐代义常书《香山大悲菩萨传》，润饰文字后镌工勒碑。崇宁三年（1104），碑文传到杭州，天竺寺僧道育重刻于其寺，冠名《香山大悲成道碑》。

《越中金石记》及《两浙金石志》里有《大悲成道传》，乃蒋之奇文本。其后南宋祖琇编《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十三收录有妙善传说。再其后是元代赵孟頫夫人管道升撰写《观音大士传》，存《绿窗女史》及《江宁金石记》中。明代，《香山宝卷》始流行，并出现根据《香山宝卷》改编的戏剧，一般称《观音得道》或《观世音修道香山记》。《香山宝卷》又名《观世音菩萨本行经》，是妙善故事的通俗说唱文本，今存最早的版本是越南河内 1772 年的翻刻本，祖本为明朝末年的南京刻本。⁴另有 1773 年的杭州刻本，现藏于日本。⁵清乾隆以后的多种刊

³ [唐] 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 10 册，第 293 页

⁴ 白若思：《15—16 世纪初明朝宫廷中通俗佛教故事的图像：绘画、文本和表演的交织》，《史林》，2017 年第 8 期

⁵ 同上

本，其卷首题记：“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师编撰”，这个时间在蒋之奇知杭州之后，上天竺寺立《香山大悲成道传》碑之前。最后，晚明时出现托名朱鼎臣的白话小说《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集前代大成，情节最为繁复，被后世视为观音生平记录的标准化版本。

《香山大悲成道传》和《观音大士传》情节较为简略，《香山宝卷》和《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添加较多，情节曲折生动，《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最为成熟。可视为大悲观音本生的定本。从《香山宝卷》开始，妙善故事的核心情节大致定型：妙庄王三公主妙善生而慕道，一心修行，坚拒父命，不乐婚配。妙庄王以其不孝，恼羞成怒，施加种种惩罚：关进后园、逐出宫殿，火烧兵围白雀寺、直至处死。妙善不嗔不怒、精进修行，道心不改，持戒清净，为天神所救，得游地府，所到之处，随缘济拔，地狱竟空，阎王无奈送其回阳间。妙善栖迟香山，终于勘破生死，证成大道，并招收善财龙女为徒。其时妙庄王承其业报而得恶疾，妙善施法，以种种变化诱导其父戒杀向善。她把自己的手脚眼目施与其父为药，令父摆脱恶疾。妙庄王知道真相，大为感动，发心忏悔，自此改过迁善，成为护法。妙善因施眼目之功德，成就千手千眼之宝相，获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音菩萨，驻守南海普陀道场。

妙善本生故事有着鲜明的中国民间文学的叙事特征，人物设计也相当本土化。但这些人物的并非空谷来音、全无出处，而是和大乘经典多有照应。如：较早传译的《太子瑞应经》和《普曜经》中都收录了菩萨历经九十一劫，当下成佛，托生天竺迦维罗卫国，其母亲，也就是国王夫人的名字叫“妙”：“父王名白净，聪睿仁贤；夫人曰妙，节义温良。”⁶妙善的父亲叫“妙庄王”，和《法华经》第二十七品《妙庄严王本事品》中的国王名字雷同。经中说，云雷音宿王华智佛为光明庄严国王妙庄严王说法，王即时以国付弟，与夫人、二子并诸眷属于佛法中出家修道，情节也与妙善故事有逻辑上的关联。⁷《法华经》第二十四品为《妙音菩萨品》，和妙善的姐姐名字雷同。⁸《香山宝卷》中妙善另一个姐姐名“妙颜”，梁释宝唱《经律异相》卷三十《阿育王夫人受八岁沙弥化》中的沙弥即名“妙颜”。⁹《隋书》卷六十九有独孤皇后生前奉佛，驾崩后成了“妙善菩萨”的记载：“仁寿中，文献皇后崩，劼复上言曰：‘佛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祲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¹⁰虽然不能据此一条而断定隋朝即有妙善传说、“妙善”一名即从此出，然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之相互激荡、相互生发，由此可见一斑。

⁶ [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大正藏》第3册，第473页；[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普曜经》，《大正藏》第3册，第486页

⁷ [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大正藏》第59册，第56页

⁸ [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大正藏》第55册，第56页

⁹ [梁]释宝唱：《经律异相》，《大正藏》第53册，第159页

¹⁰ [唐]魏征：《隋书》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09页

如果文献可查的最早的妙善公主本生起始于唐，则从元代管道升的《观音大士传》到明代出现的《观音宝卷》，再到明末托名朱鼎臣辑《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中国本土的观世音菩萨本生故事渐趋成熟，这些文本的作用，庶几相当于敦煌文书中的变文，妙善公主的故事就是从中国本土诞生的大悲观音本生，是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和大乘佛教传统共同孕育的果实。依据观音成道类变文创作的妙善公主故事壁画，相当于大悲观音变相中的妙善本生变相或大悲观音成道变相。这两种本土变文和变相弥补了观音成道类变文和变相缺失的遗憾，是大乘佛教精神在中国文化时空中合乎逻辑的呈现，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案例。

二、《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中的大乘佛教慈悲思想

《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又称《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传》，又称《新镌全相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简称《观音传》，四卷，二十五回，敷演妙善公主以布施等六度成就大慈悲，善巧救度父母。佛教孝道是建立在佛教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基础上，以父母为所缘，以报恩为方便，以供养（财施、法施）等六度为慈悲行，以般若为智慧行，以世间为所依，以出世间为旨归的孝亲思想，是大乘佛教慈悲观的应有之义。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观音传》首先被视为本土白话小说而非宗教文本，读者对象主要是“引车卖浆者流”而非上层知识精英，且故事中夹杂了儒、道及民间信仰的种种元素，有驳杂之感，然其中传达的大乘佛教慈悲精神，却与大乘佛典无有差别。

妙善之父妙庄王身为一国之君，却中年无后，以儒家忠孝观考之，实为大不孝。“无后为大”的不孝，本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宗教性问题，“不娶无子，绝先祖祀”¹¹，儒家没有佛教的轮回思想，人死为鬼，回归祖先那里是普遍的信仰。有子不孝，在世父母受苦，但如果有后能祭祀祖先，还不算最大的不孝，无后代祭祀，列祖列宗都可能会在另外的世界挨冻受恶。令祖先如此凄惨，真乃大不孝。然书中几次暗示，乏嗣其实是妙庄王所造恶业所至，“东征西伐，杀人太多，恐乖天和”，这是佛教的因果业报观，佛教以为杀业为最恶。故事即从妙庄王建醮忏悔、西岳行香求子拉开序幕。以嗜杀恶业，妙庄王本不该有子。这个缘起其实暗含了佛教对儒家忠孝观的微讽：孝道并非取决婚配与否，即便贵如一国之王，有三宫六妾，若不造善业，受无后果报，依然落入大不孝。

妙庄王于其后三年得妙清、妙音、妙善三个女儿，也是一念忏悔之善心所带来的善报。业力所致，妙庄王也只能得女儿，妙清、妙音、妙善三女的前身施文三兄弟，也只能投胎得女身。“重男轻女”貌似为儒佛两家所共，实亦不然。佛教追求出世间的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无男女相，一切平等，对菩萨道行者而言，世间男女相不过是因缘示现，是修道的权宜方便。佛教把男女不平等视为对世间法的随顺，终极追求恰好要泯灭一切不平等。施文三兄弟以“施”姓，

¹¹ [东汉]赵岐：《孟子注疏·离娄章句上》，《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23页

寓意“布施”，其祖宗三代“吃斋好善，仗义疏财，济人利物，德施不倦”。¹²此处提示，妙善公主已在菩萨道中累劫行布施，施家兄弟能投胎人身，亦是布施积累的功德。

六度中的布施度是大乘法中与长养慈悲心关联最为紧密的一度。布施分财施、法施、无畏施，其中“无畏施”即有“济拔”、“不害”两层含义：一切众生皆畏于死，菩萨或以身命救拔，或持戒不害，俱是无畏施。¹³

妙善甫一出生便茹素，这是前世修行的延续。历史地看，素食虽然是汉传佛教的习俗，始于梁武帝，然素食的归趣在“不害”，在长养慈悲心。妙善这种不同流俗的生活特征也是表法之举——表六度之“持戒”。在大乘几种菩萨戒本中，不杀生始终是第一戒。佛陀持戒的根本义趣在“防非止恶”，诸恶主要指十恶业，诸善，主要指十善业。小乘把杀人列为出家比丘四波罗夷戒（四重禁戒）之第三。按戒律条文规定，不杀的对象只限于人类；大乘因强调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比小乘更重视不害的思想，故范围扩大到一切生命，要求做到身口意三业无犯，并在显教菩萨戒的十重戒（十波罗夷戒）中列杀生为首条。对大乘行者而言，不杀是善的底线，杀业是恶业之最。针对十恶业，即有“十戒”，大乘菩萨戒法把“不杀生戒”当做“第一戒”：“第一戒者，尽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无有杀意，慈念众生，不得贼害蠕动之类，不加刀杖，念欲安利莫复为杀，如清净戒以一心习。”¹⁴第一戒又名“慈悲戒”，对众生起慈悲之心是“第一戒”的精神内核。戒杀方能革除戾气，素食，则是不杀生戒的生活化，最能在日常行持中落实慈悲精神。

妙善的戒行严谨还有更高蹈的体现。第五回始，《观音传》进入关键情节：妙庄王既无男丁，遂寄厚望予妙善，希望妙善招一女婿，以托付后事。妙善说出心中的志向：“孩儿不愿婚姻，只愿修行学道，若得果证菩提，不忘养育之恩。”这也是大乘经典及僧传中屡见不鲜的“童真出家”，以保持修行根器的清净无染，身口意不造恶业：“奴见地狱千般苦，不愿将身去嫁人。爱欲般般都放下，三途八难永除根。”¹⁵她一度想出权宜之计以应对，答应实在要招婿就招一个医士，“只要医得天下无万颡之相，无寒暑之时，无爱欲之情，无老病之苦，无高下之相，无贫富之辱，无你我之心，尽得吾意佛果菩提”。¹⁶这是大乘佛教高标的理想：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建立泯灭一切差别的、万物平等的人间净土。

妙庄王一怒之下，便把妙善打入后园，“待她冻饿而死，免得挂朕心怀。”¹⁷妙善适得其所，“与明月为朋，与清风为友”，一心修行无有退心。这一情节

¹² 《观音达摩罗汉全传》，华夏出版社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7 页

¹³ 《大般若经》卷 566：“（菩萨）谓观有情犹如父母、兄弟、亲戚，令一切众咸亲附我。何以故？无始时来流转六趣皆为亲戚，若诸有情在怖畏难，尚以身命而救拔之，况应于彼而加恼害！”又，《大智度论》卷十四：一切众生皆畏于死，持戒不害，是则无畏施。

¹⁴ [吴]支谦译：《佛说斋经》，《大正藏》第 1 册，第 911 页

¹⁵ 《观音达摩罗汉全传》，第 14 页

¹⁶ 《观音达摩罗汉全传》，第 13 页

¹⁷ 《观音达摩罗汉全传》，第 13 页

提示的是六度中的忍辱度。《大智度论》云：“菩萨行布施、持戒、忍辱，是三事名为福德门。”¹⁸六度中除布施度外，忍辱度和慈悲心增长的关系也很直观。

《大智度论》把忍辱分为生忍和法忍，《瑜伽师地论》把忍辱分为“耐怨害忍”、“安受苦忍”和“谛察法忍”。¹⁹“生忍”即对一切众生都能忍受，“忍诸恭敬、供养众生，及诸嗔恼、淫欲之人”；“法忍”即能观察缘起，洞察实相是空，安忍于这个诸法性空的实相。“忍其供养、恭敬法，及其嗔恼、淫欲法，是为法忍。”耐怨害忍，就是受到他人的埋怨与加害时，不忿怒，不报怨，不怀恶。对加害者唯有宿生亲善之想、随顺唯法之想、无常苦想和摄受想。安受苦忍就是指对于来自于自然界的寒热风霜、天灾人祸以及来自于自身的疾病痛苦和心里焦虑、惊恐等能够承受，不怨天尤人，不退失道业。谛察法忍，指菩萨能够对不生不灭的诸法实相产生胜解，不忘初心，不退道心。这就是宫女探视妙善后向妙庄王禀报的：“公主修行心如铁，全不听劝。”²⁰

第七回，妙善已决计出家。小说再现了以儒家礼教为秩序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出家为僧的一贯偏见：“凡为人子不遵父命是为不孝，我想为僧道的盖是懒惰、孤贫、家苦、下流、求食度口之人……”妙善回曰：“儿闻三世诸佛，今古明贤皆舍五欲成等正果，普济天下人间。”第八回，妙善再次发露心迹：“死亟关头，我已看破了大半……小妹出家，他日若得功成正果，先度双亲，后度二位姐姐同登净土。”²¹出家乃大孝，其中蕴含的大乘佛教义理，本文前半部已作详尽发覆。

为了实现这一“出家大孝”，妙善毅然出家白雀寺。妙善的故事从第九回始正式拉开大幕，作为坚定的大乘行者，菩萨将接受更大的考验，菩萨道的布施、持戒、忍辱行将次第展开，动力即是精进度。

譬如忍辱度的修行：妙善初到白雀寺，住持奉王之命百般刁难，然妙善“粗使细务尽身所便，如此劳碌并无怨恨之心”，²²遂得天神护持，猛虎黑夜送柴，飞禽朝朝送菜。妙庄王又遣兵讨伐，火烧白雀寺，妙善以至诚感动天神，满寺死里逃生。妙庄王无计可施，终于下决心处死妙善，“以治不孝”。妙善从容赴死，却尸身不坏，魂游地府。

大乘经中，忍辱度的极致事例便是佛本生故事中的忍辱仙人。佛陀过去生中曾为“忍辱仙人”，在树下打坐时，遇歌利王的妃子们围观、提问。歌利王醒后暴怒，把忍辱仙人节节肢解。《金刚经》中云：“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

¹⁸ 龙树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大正藏》第25册，第172页

¹⁹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大正藏》第30册，第731页

²⁰ 《观音达摩罗汉全传》，第16页

²¹ 《观音达摩罗汉全传》，第18页

²² 《观音达摩罗汉全传》，第23页

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瞋恨。”²³《大般涅槃经》等经中把这个故事说得更为具体：忍辱仙人对歌利王说：若我真无嗔恨心念，身体即恢复如故。言毕成真，其身复原而无有所损。忍辱仙人并誓曰：未来世若成佛，首先度歌利王。故后世释迦佛初转法轮，于鹿野苑最先度化五比丘，其中憍陈如即当年的歌利王。妙善故事中的这一情节，无疑是对大乘法的本地化演绎。而妙庄王为了实现儒家伦理结构中的所谓“孝”，居然杀害自己的亲身女儿，可以想见，他杀非亲之人更不在话下。其杀心之大，无以复加，两相比较，尤其凸显儒家之孝的不彻底和致命伤：背离了根本善，“孝心”极有可能变成“杀心”，“孝”极有可能变成杀人工具。宋明以后，礼教杀人的事例并不鲜见。可见传统社会中的佛教一面抵御攻讦，一面也承担对主流观念的反思和批判。

再譬如布施度的修行。妙庄王作此大恶，自然要得到恶报——身患恶疾，久治不愈，苦不堪言。妙善其时已于香山得道，定中以法眼观世，深谙因缘，决定于父亲最为苦厄之时出手相救，以行济拔。她设计了很多情节，曲意劝诱。最为核心的，便是屡次让求药臣子割下四肢、挖去眼睛，献给妙庄王作为药引子，鲜血淋漓，其状惨不忍睹，其情甚为可愍，而妙善示现为心甘情愿，没有一点怨恨。这个情节也完全效仿和取材于大乘经典。大乘经中说，最极致的布施，便是以身布施，献出头目脑髓而在所不惜。“譬如一人，有二亲友，以罪事因缘故，系之囹圄。一人供给所须，一人代死；众人言：‘能代死者，是为大慈悲。’佛亦如是，世世为一切众生，头目髓脑尽以布施，众生闻见是事，即共名之为大慈、大悲。”“如尸毘王，为救鸽故，尽以身肉代之，犹不与鸽等，复以手攀称，欲以身代之，是时地为六种震动，海水波荡，诸天香华供养于王。众生称言：为一小鸟所感乃尔，真是大慈、大悲！”²⁴

妙善成道后，以先前所发誓愿，首先度的是父母双亲。这一情节让人联想到佛成道后，初转法轮，首先度的是过去生中的歌利王——这一生中的憍陈如。妙庄王终于被感动，自此一心皈依佛法，走上菩萨道。妙善之母和两个姐姐自然也效行无误。这是中土小说中惯有的大团圆的结局。妙善舍手眼救父，大孝的果报，即得千手千眼，遂成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三、妙善成道变相：以大悲寺壁画为例

现存妙善公主成道故事图像，有建于 1440—1460 年间的四川平武县报恩寺大悲殿三壁壁塑、绘于 1468 年的四川新津县观音寺毗卢殿后壁壁画、建于 1513 年的北京大慧寺大悲殿三壁壁画等。

平武报恩寺大悲殿供奉高 9.05 米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观音左右两侧佛坛上，

²³ [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经》，《大正藏》第 8 册，第 750 页

²⁴ 《大智度论》，《大正藏》第 25 册，第 257 页

置高 2.7 米的木雕立像两尊。左侧为着官服的中老年男像，右侧为着官服的中老年女像。大殿左、右、后三面内壁上布满壁塑，敷演妙善公主成道故事。可见千手千眼观音两侧的两尊立像，当为妙善公主的父母。

大慧寺位于长河河畔。长河又名高粱河，从颐和园昆明湖闸口起，经长春桥，东达西直门外的高粱桥。明长河是西直门通往西郊各行宫御所的御用河道，又称御河，沿岸有很多庙宇，供帝王出行休息游览，大慧寺即其中之一。大慧寺的创建者是明武宗朱厚照一朝的太监张雄，时任司礼监太监，和东厂太监张锐、御马监太监张忠，合称“豹房三张”。豹房，就是皇帝的宫外娱乐场所和军事指挥机构。明世宗喜好道教，毁佛坏寺，大慧寺受到东厂提督太监麦某的关照，不仅被保存下来，而且规模得以扩大。

大慧寺是明代北京地区最著名的供奉观音的庙宇，因大悲殿主尊为高米的千手千眼观音，又名“大佛寺”。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言：“大佛寺在西直门北三里，香山乡畏吾村。明正德中，太监张雄建，赐额曰“大慧”，并护敕勒方令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范铜为佛像，高五丈，士人呼为大佛寺。嘉靖中，大监麦□于其左，增佑圣观，后山盖真武祠。时世宗好道，寺藉此以存。”²⁵

目前大慧寺仅存大悲殿，虽经历 1591 年、1733 年和 1909 年三次重修，壁画可以确信仍然是初建时的原貌。三壁壁画被出自密教经典的“观音二十八部众”彩塑遮挡，非常不方便观看，可以推测妙善故事壁画的功能不在于被观看，皇家寺庙也非普通信众出入之地，主尊千手千眼观音、二十八尊作为千手观音眷属和观音法门护法的“观音二十八部众”彩塑以及三壁妙善本生，共同营造了千手千眼观音信仰的观想空间。

壁画采用连续性构图以完成妙善成道的叙事，分十个主题：“妙庄王宣旨嫁女”、“妙善跪求习佛”、“妙庄王劝女易志”、“妙善被禁白雀寺服苦役”、“妙庄王夺命，妙善为虎所救并精进修行”、“妙善梦中巡游地府”、“妙善香山精进修行终于得道”、“妙庄王病重遣人入山寻仙人手眼为药，妙善舍身救父”、“妙庄王入山妙善示现观音菩萨身”、“妙庄王皈信佛法”。

壁画绘制时间早于朱鼎臣《观音传》，晚于管道升《观音大士传》，故有学者以为这铺妙善变相依据的文本是管道升《观音大士传》，这个结论流传广泛，几成定论。又有学者经过仔细比对，以为壁画应该本于比《观音大士传》晚出的《观音宝卷》，很多细节摹画，只能在《观音宝卷》中找到，元代和唐代的文本并不具备。²⁶

壁画的十个主题，简洁明确地传达了大乘佛教菩萨道修行思想。“宣旨嫁女”、“跪求习佛”和“劝女易志”，既是故事缘起，也彰显妙善志求菩萨道的坚定发心和守戒的决心，乃六度之持戒波罗蜜；“被禁白雀”、“为父加害”，乃六度

²⁵ [清]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 14，第 281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

²⁶ 白若思：《15—16 世纪初明朝宫廷中通俗佛教故事的图像：绘画、文本和表演的交织》，《史林》，2017 年第 8 期

忍辱行；为虎所救精进修行，乃六度之精进波罗蜜；“梦游地狱”乃六度之禅定波罗蜜；“香山得道”乃菩萨圆满其行，证得佛果；“舍身救父”乃菩萨证得圆满后不住涅槃，返身入尘以利他，假人伦中之父女之情，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布施波罗蜜。布施乃六度之第一，头目脑髓在所不惜，菩萨以此牺牲而完成自利利他的菩萨道慈悲行愿。最后，妙庄王以归信佛法而得度。壁画所表现的因地修行菩萨，最终升华为大殿正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塑像，这正是菩萨假世间法中大孝之方便，成就世出世间不二的大慈大悲。

四、妙善救父：以孝道为方便的“舍身”与“报恩”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隋唐之际，以天台宗的出现为标志，以大乘佛教为主体的中国佛教得以基本确立。妙善公主故事恰出现在唐时，虽然是由中国人创造的观音本生故事，但其精神内核与大乘佛典本生故事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都落实在“舍身”二字。“舍身”堪称大乘经中菩萨因地修行故事的灵魂。大乘菩萨行中的布施，分“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其中“财施”又分“外施”和“内施”。舍身属于“内施”，就是以身体作为布施之物。《悲华经》中把这种舍身布施称为“舍身檀波罗蜜”。²⁷大乘佛教把舍身当作报众生恩的最诚恳、最极致的方式。《菩萨地持经》载：“菩萨舍身，是名内施……头目手足种种支节，血肉筋骨乃至髓脑，随其所求，一切施与。”²⁸“舍身”就是最难行、最难忍的牺牲。

欧阳竟无为支那内学院编写训词时，在《释悲》一节，从佛经中精选佛本生故事十二则，分别是：其一，菩萨某生为人中太子时，割肉救父母；其二，菩萨某生为人中外道仙人时，焚臂救商贾；其三，菩萨某生为人中大力国王时，割臂战胜提婆达多的挑衅完成大施舍的心愿；其四，菩萨某生为人中王后时，割乳喂产妇，阻止她因饥啖子；其五，菩萨某生为人中国王时，遇鹰逐鸽，王以欲度一切众生为由欲救鸽，鹰以己亦众生王何不顾而质之，王割己肉奉鹰而救鸽；其六，菩萨某生为人中太子时，以身饲饿虎，不使其啖幼子；其七，菩萨某生为婆罗门时，为听闻善法不惜拿出血和心伺奉夜叉；其八，菩萨某生为畜中大象王时，舍身作桥，让群象踩踏度险，力尽之时犹忍痛度完最后一个；其九，菩萨某生为畜中母鹿时，为了给二幼鹿喂食而从猎人处乞得机会，喂完践行承诺，自动重新回到猎人的陷阱舍身殉信；其十，菩萨某生为畜中兔王母子时，为成就入山修行求善法的婆罗门，舍身投火坑殉法，自熟己肉以供养婆罗门；十一，菩萨发大愿，愿多生为大畜以饱恶兽，不使恶兽吃掉更多小虫；又曾作鱼舍身济世之饥谨；十二，菩萨某生曾誓修“不生嗔恨”的忍辱法，不论恶魔如何恶口詈骂，“终不嗔恨，终不退没，终不自言我有何罪，亦复不以恶眼视魔”，从而成就无上忍辱波

²⁷ [北凉] 昙无讖译：《悲华经》，《大正藏》第3册，第226页

²⁸ [北凉] 昙无讖译：《菩萨地持经》，《大正藏》第30册，第906页

罗蜜。²⁹这十二个本生故事讲的都是舍弃生命、布施身体、成就他者、没有嗔恨的伟大布施行。经中佛陀说到上述故事时，常出现“大地震动”这样的异象，极言布施力量之不可思议。

和欧阳竟无所列十二则故事比对即知，妙善故事最像第一例：“菩萨某生为人中太子时，割肉救父母”。这个故事可以和《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两个本生故事对应，分别是“须阇提太子本生”和“忍辱太子本生”。“须阇提太子本生”的大意为：大臣罗睺企图谋害国王自立，守宫殿神向国王报信，国王准备七日食粮，携妻和太子须阇提逾城逃走，欲至他国。慌乱中误入十四日道路，中途粮尽，饥饿难忍。国王欲拔刀杀妻以保存自身和太子。太子曰：王若杀母我亦不食，何处有子啖母肉。既然不食肉俱死，何不杀子济父母命。于是，每日割肉奉亲，维持生命。须阇提身肉将尽，唯存骨骼，将余肉分为三份，二份奉亲，一份留作施舍。父母持肉，与其分别继续前行。须阇提生命垂危之际，立誓愿言：以身之肉，供养父母，以是功德，用求佛道，度脱一切众生，天地为之震动。帝释天化作狮子虎狼，向其乞肉，诱以王位，以试其志，太子不改初心：“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于无上道。”帝释天感其心诚，以神通力使须阇提身体平复如故。邻国闻国王感须阇提太子慈孝，难舍能舍，与老国王兵，伐罗睺，以须阇提福德力故，老王复得其国，即立须阇提太子为王。³⁰“忍辱太子本生”的大意为：忍辱太子性善不嗔，故名忍辱。其父王得重病，众大臣出于陷害目的，称只有“不嗔人眼睛及人髓”才能救命。忍辱太子获得救父亲的机会，心生欢喜，令人“断骨出髓剜其两目”制成良药，父王服药即得痊愈。父母心痛不已，起塔供养。忍辱太子即如来因地前身，以骨髓头目孝养父母的大因缘得以成佛。成佛之时，宝塔涌出。而如来之母摩耶夫人，因为前世发下要生如来身的本愿，这一世得以生下如来，摩耶夫人本愿已然圆满，不堪受如来以佛身执母子之礼，如来出生七日后，摩耶夫人示现这一世命终。³¹

公主和太子，妙庄王和国王，施手眼和割身肉——妙善公主本生与须阇提太子或忍辱太子本生高度同构，从割肉为药这个细节看，妙善本生更接近忍辱太子本生。但是，妙善让人一次又一次从自己身上割取血肉给父亲做药，而非一次完成，这一细节和须阇提太子本生一致。以凡人之见，其可堪惨烈中之极惨烈。所谓“菩萨如是为一切众生故，难行苦行孝养父母，身体血肉供养父母”，³²众生之极难度，方显菩萨之极慈悲。

《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变相，在敦煌壁画中现存 39 铺，有四个故事被选择作为变相表现的题材，分别是须阇提太子本生、鹿母夫人本生、善友太子本生和

²⁹ 欧阳竟无：《欧阳竟无佛学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第 109—111 页

³⁰ [失译人名]《大方便佛报恩经》，《大正藏》第三册，第 128 页

³¹ [失译人名]《大方便佛报恩经》，《大正藏》第三册，第 147 页

³² [失译人名]《大方便佛报恩经》，《大正藏》第三册，第 130 页。

坚誓狮子本生，都是菩萨以无嗔心行布施的故事，菩萨为众生献出生命，获得成就。忍辱太子本生未有图像表现，但和鹿母夫人的故事构成因果链。

从须阇提太子本生和忍辱太子本生可知，孝亲并非中国文化独有，大乘佛典中，并不乏把极致的布施行安排在父母子女的人伦关系中。但父母子女的血亲人伦关系只是菩萨报众生恩的无数事例中的一种关系，其余如善兄度脱恶弟、贤君度脱佞臣、动物度脱猎人等等，菩萨在这些关系中表现的自我牺牲事迹，丝毫不逊色于其割肉孝顺父母的行为。如坚誓狮子能够原谅伪装的猎人，没有任何嗔心地任由猎人割取自己的美丽皮毛去国王处献媚，一只狮子，作为三恶道众生，尚且能牺牲自我去救脱残害自己的人道众生，何况子女去报答对自己有生养之恩的父母。按照佛教因缘所生法，一切众生皆是前世父母，众生平等，无有高下。孝亲，只是菩萨报恩的方便。

妙善本生故事独独选择父亲和女儿这一种关系，强调妙善因孝亲而成佛，其中的孝道伦理被刻意彰显，并被作为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竭力融入以儒家传统的一个有力例证。事实上，如《大方便佛报恩经》经名所揭示的，菩萨报恩、成佛，须借助世间法中的大方便，大乘精神中的孝，只是大乘行者的慈悲修行实践体现在人道众生的方便。父母子女的血亲关系，于人道众生最为重要，对人道众生而言，菩萨从“孝”起修，最为善巧，最能体现大慈悲。大乘佛教孝亲观的精髓在于大乘佛教的平等精神，菩萨等视六道众生一如父母，以六度万行平等济度众生一如父母，心、佛、众生平等，六道平等，无有偏重。作为本土制造的观音本生故事，妙善成道的每一个环节皆和大乘佛教六度精神若合符契，分析妙善孝亲故事中的大乘精神，恰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乘佛教的孝亲观，并未因儒家以孝的名义制造的压力而有所折损、扭曲。大乘佛教以儒家孝道思想为“方便”、为助力，完成了在中国社会的表法和传播。